



开到荼蘼

亦舒
／著

亦舒新经典

我多么想转身逃走，但是双腿不听使唤，犹如被钉在地上。我背脊爬满冷汗，我似站在卧室门口已一个世纪，但是我知道这不过是数秒钟的事。我明白了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！在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亦
舒
新
经
典

人是最人。两个人。两个人赤裸的人拥抱在一起。在床上。我的心悬空下去……
我多么想转身逃走。但是双腿不听使唤。犹如被钉在地上。我背脊冰凉。冷汗。
我像站在卧室门口已一个世纪。但是我却知道这不过是数秒钟的事。
我明白了。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在那一刻间我什么都明白了。

开到荼蘼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7-4355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到茶蘼/亦舒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7.9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80228-425-8

I 开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I71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616 号

开到茶蘼

策划：红书坊

作者：亦舒

特约编辑：丁丽艳

责任编辑：吕晖 杨雪春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9mm × 1194mm 32 开

版次：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80228-425-8

定价：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亦舒

生于上海。
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和编辑。
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

亦舒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/lshu>

亦舒论坛：http://bbs.book.sina.com.cn/?h=http%3A//bbs.book.sina.com.cn/g_forum/00/08/01/&g=2



特约编辑：丁丽艳

责任编辑：吕 晖 杨雪春

封面插图：门乃婷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®
www.qwyh.com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一切故事都是在飞机上开始的。

我喜欢飞机上开始的故事。

身边坐着位太太，非常富态，十分雍容华贵，身穿名牌套装，脖子上挂着一串每颗直径1厘米的珍珠，滔滔不绝地向我发表伊对于世物的一切宏论，虐待我双耳。

“真不容易，”她说，“做人真不容易，苦得要命。一出娘胎，先要看看有没有残疾，全身健康，又想相貌漂亮，最好聪明，又要会读书，更要懂得与人相处，还有还有，最重要肯挣扎向上，但千万不要乘错飞机，否则来一趟失事就一了百了。开车还要小心，连过马路都错不得，更不可惹官司……真正活到四十岁不容易。”

我看她一眼。

她略略不安，“我意思是，活到四十岁不容易。”不知她试图掩饰



什么。

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女人在这种地方最看不穿，谁会猜她四十岁？恐怕近五十岁了。

她继续说下去：“唉，做我们这一代女人不容易……”

我们？

“你看看，如今这一代女性多放任，多自由，差了十年，只差了十年，‘我们’便似上了手铐脚镣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我不响。

飞机已接近香港。

我心毫无欢意。

“可是也有好处，‘我们’是纯洁的，站在太阳底下，我同自己说：我是一个纯洁的人，比那些心里藏奸、说一套做一套的人，不知幸福多少，我们人品是上等的，‘我们’生在那个时代，不由我们放肆。”

我疲倦地合上眼睛。

“‘我们’——”

我蓦然回首，“不要再说‘我们’了，太太，我已经公开承认我已二十六岁，我怕把你映老。”

她一愣，听懂了，立刻被得罪，紧紧地闭起嘴，眼睛看向窗外，不再理睬我。

我真后悔。

为什么不早在十五小时之前得罪她？反正她总要生气的，我就不必滴满耳油，多听几十车的废话。

我只不过是要保护我的重要器官之一——耳朵而已，然而还是得罪她了。

人一旦要坚持他是纯洁的或是脆弱的，任何微弱的理由都可以成为他的支持。

到了。我的老家到了。

曾经发誓不要再回来，事隔七年，还是回来了。

飞机缓缓着陆，我心也越来越低落不快，几乎想原机掉头回去。勉强振作精神，挽起手提行李，我步出机场。

母亲偕司机在等我。

我们在去年见过面，但她仍细细打量我，面孔上带一个宽慰的笑容，“又长高了。”

我不禁觉得好笑。老说我长高，其实我自十二岁后并未长高过。

“行李呢？”

“哪里有行李？就这么多，谁耐烦轮候行李。”我拍拍手。

新司机是个中年人，看不出真实年龄，约莫四五十岁。

“小姐，”他说，“我是阿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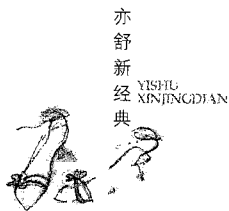
我朝他点点头。

“父亲怎么样了？”我问。

“现在还家里休息，不过一直吵着要回公司。”

我问母亲：“陈伯呢？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母亲讶异地说：“陈伯在三年前过世，你不知道？我们忘了向你提起？”



我震惊得如五雷轰顶，“他强壮得似一头牛，去世了？什么病？”

“心脏病。”

父亲也是心脏病。我不响了。

在等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时，母亲抬起头，“咦，那不是祝太太吗？”

我也抬头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不是坐我隔壁的太太吗？

我连忙往母亲身后躲。

母亲并不知原委，拉我出来见客，“祝太太，这是小女韵娜。”

祝太太本来花枝招展地迎上来，一见是我，面孔上一阵青一阵红，终于忍不住，一昂首，便上了她家金光闪闪的豪华房车。

母亲莫名其妙，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我解释：“她坐在我旁边不停地说话，被我抢白，她可能生气了。”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母亲大惊失色，“你有没有向她道歉？”

“道歉？有什么好道歉的？”我自若地说，“像她这种女人，不知多么喜欢有人得罪她，好挟以自重，骄之亲友。”

母亲白我一眼。

老莫慢动作地把车子开过来，是一辆日本房车。

又一宗意外，“我们的平治呢？”我问。

“卖掉了。”

我惊问：“我们穷了吗？到这种地步了？”

“这孩子！二十六岁的人还神经兮兮的，叫人听到算什么？咱们王家几时有过什么钱，又怎么会穷下来？”

我点点头，“否认，全盘否认，最聪明的做法。”

母亲解释：“总共才我同你父亲两个人，排场那么大干什么？现在他身体不好，我们都不大出去了，这派头也不必充了。”

我不以为然，“开一辆平治也不算是派头，满街都是。”

“老头子老太婆不论这些。”她感叹地说。

在车中我们尽说些不相干的话。

“咦，怎么往郊外驶去？”我问。

“因你要回来，我们搬了家。”母亲的语气很平静。

“老房子呢？”

“卖了。”

不想让我看见老房子。

一片苦心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沙田。”

“沙田？”我怪叫起来，“沙田变成这样了？”

“有些地方发展得还要好呢。”母亲笑说。

一副贸易拓展局局长的态度。

我紧握她的手。

“一个人在外头做事，惯吗？”母亲问。

“做学徒，又不是担大旗，挺有趣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早些回来倒好，可以帮你父亲做账。”

我笑，“做假账。”



“你怎么一脑子古怪的思想？”母亲甚觉不安。

做人便如做一笔账，岁月添增一项项债目及收入，要平衡谈何容易，又有许多无名肿毒的烂账，不知何年何月欠下不还，一部部老厚的本子，都发了霉，当事人都不想翻启。

又有些好事之徒特别爱替人算旧账，不知什么道理，总希望知道对方开业以来的所得所失……

母亲握着我的手，“你还打算回去？”

“当然，”我说，“待爹爹好些，我便回去。”

“是辞了工来的？”

“不相干，以我这么低的要求，什么工都找得到。”

“你上次见我们时那位足球健将呢？”母亲问。

“谁？”

“那个姓蒋的男孩子。”

“哦，那个。”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现在不同他走了吗？”母亲紧张地问。

“妈妈，你真唠叨，完全像个老人家了，人家夏梦同你差不多年纪，你看人家多美多时髦。咦，到家了？”我说。

我先推开车门跳下去。

我不经意地抬起头问老莫：“几楼？”

“十二楼。”

“地方有多大？”

老莫笑说：“小姐上去便知道了。”

妈妈追上来，“等等，等等。”

我拉着她一起上楼。

父亲穿着运动服在大门口等我。

我与他拥抱。他气色看上去很好，病发云乎哉，不过是用来要挟我归家的借口。

我同妈妈说：“当心啊，你瞧爹爹还这么雄姿英发。”

妈妈无奈地说道：“这孩子有点疯疯癫癫的，整个人都变了。”

爹爹凝视我问：“是不是有点紧张？”

“我以为你是病人，所以特别紧张，谁知看上去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我到处乱走，新公寓也不小，但比起以前的房子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我一直怕回到以前的大宅，如今知道没有这个恐惧了，反而怅惘起来。

我站在露台上很久很久，父母并没有来叫我。

他们的过分体贴令人难堪。

我看着屋脚远处仅余的一块荒田，凝视良久，终于回头，一个年轻的菲律宾女佣给我递上一杯茶。

我又忍不住问道：“一姐呢？”

妈妈说：“人家告老还乡去，不做了。”

没有这么简单，故意把我身边的人都调开，使我做一个没有回忆



的人。

“何必用菲佣？”我看那女子一眼，“肉乎乎的。”

“少批评两句，坐下来，陪陪妈妈说话。”

“我们必须要吃她煮的菜？”我问。

“妈妈煮给你吃，可好？”

“妈妈下厨？爹，我们家可真穷了？怎么到这个地步，妈妈要进厨房？”

“你别嬉皮笑脸的好不好？”妈妈抱怨。

“让她去。”爹看她一眼。

这样眉来眼去的，莫非是怕触到我的痛处。

我推开房门，走进他们为我预备的房间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把房间装修得如小女孩子的卧室一般。

我推开窗户，风景极好。

到家了。

回家来了。

妈妈在身后问道：“还好吗？”

“太漂亮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在纽约那间公寓……”

妈妈说：“那个地方怎么好住人，冬冷夏热，要给你寄钱还不准。”

“我倒是蛮开心的。”我说。

“韵儿，你真的开心吗？”妈妈凑过她的面孔，颤巍巍，含着眼泪说。

我最怕这一招。

所有的妈妈，都专爱来这一招。

别的慈母我不管，我这位令堂当年还是岭南大学的高材生呢，我感觉受不了。

“我非常快乐。”我毫无诚意地说。

“韵儿，你要说老实话。”

“妈妈，说真的，做人怎么会快乐呢？正如那位祝老太所说，既聪明又健康再加上美丽兼有上进心，一次错误，也足以致命。你就别理这么复杂的事吧，让我苦乐自知岂不是更好？”我苦苦哀求，“让不快乐继续腐蚀我短短的一生吧。”

母亲反而被我引得笑起来，“你在做什么？吟新诗？”我与她笑作一团。

父亲不放心，推门进来，向母亲使一个眼色，“不要同女儿多说，让她休息。”

“同你说多三句话就没正经起来。”母亲抱怨。

“这是一个太滑稽的世界，母亲，我无法板着面孔做人，周围都是卡通人物，试想想，那么多人公开标榜他们是纯洁的，我能不笑吗？”

但我的确有点歇斯底里。

爹说得对，我紧张，我用手掩住面孔。

“你倦了，”母亲说着站起来，“睡一会儿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

她让我一个人留在房里，我看一会儿天花板，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郎坐在我小书桌前看杂志，长发披肩。
我轻轻叫她：“姬娜。”

她转过头来，“醒了？”

我撑着坐起来，甩甩头，微笑着问：“好吗？”

“姑妈叫我来的，说你到了。”

她看上去身光颈靓，一张面孔上的化妆红是红，白是白，益发衬得眼睛雪亮，轮廓玲珑。

“气色很好哇。”我轻说。

“你呢？好不好？”

“过得去。”

“姑妈说你很紧张。”

“他们先紧张，情绪影响了我。”

“你也该回来了。自我放逐已七年，况且姑丈身体也不好。”

“不至于那么严重，”我说，“他们不过是想让我回来。”

“你借此回来，也是好的。”姬娜说。

在一只小小的水晶台灯照耀之下，我抱着双膝坐在床上，姬娜反转椅子面对我坐，下巴支在椅背上。

一切像十年前一般，什么都没有变，当中的十年没有过，我们仍然是小女孩子，关在小房间内谈心事。

我叹一口气。

“你还是老样子。”姬娜说，“过去的事最好忘记它，一切从头开

始。”

“打什么地方学来的老生常谈？”我轻笑。

“我劝你不必神经兮兮地强颜欢笑，自己的父母，有什么不明白的。”

我不出声。

“像现在这样自然就好，有话就说，没话就不要说，千万不要勉强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我不故意振作，如此郁郁寡欢，他们又要担心，我的处境很困难。”

“我给你介绍一些新朋友。”姬娜说。

我苦笑，“我有很多新朋友。”

“不是你那种，是真正可以倾谈的那种。”

“倾谈什么？我的过去？希望他们了解？”

“不可如此悲观。”

“我并不希望别人原谅我，”我说，“我一切过失，自有我自己承担，与人何忧。”

“太偏激了。”姬娜温柔地说。

“你是我，你会怎样做？事情不临到自己头上，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跟我出去走走，我每个周末都有节目，你当散散心也是好的。”

我问道：“是我母亲托你的？”



“一半一半，”她侧侧头，“但我们的好朋友，记得吗？”

我与她拥抱。

“第一步，我们要出去替你买衣服。”

我笑，“这是你生平第一兴趣。”

她也笑了。

姬娜走的时候我好过得多。

菲佣煮的小菜并不是太可怕。

怎么会比我的手艺更恐怖呢？吃自己煮的食物七年，苦不堪言。

母亲不安地问我：“韵儿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我说得对不对？我不停说话，他们怀疑我神经质；不出声，又怕我心中有事。

我伸一个懒腰解嘲。

稍后我听见父亲轻轻责备母亲：“你怎么老盯住她？放松一点，不然她一声‘吃不消’，又跑掉七年，再回来时你我骨头都打鼓了。”

母亲不说什么。

我轻轻关上房门。

如果，如果我觉得压力太大，我必须要自救，会立刻离开这个家，所以父亲是对的。

姬娜对我真正关心，第二天就开始带我出去散心。

面对她我不必做戏，精神完全松弛，干脆拉长面孔，由她去忙。

许久没有回来，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变了，变得更热闹更繁华，连以前那种暴发的土气都消失了，美丽的人们面孔上都略带厌倦享乐